

饶雪漫 著

恒兰 绘 RaoXueMan

雪漫精选绘本系列

临夏

Lin Xia

05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爱是不变的信仰；
我有没有告诉你，
爱就是永远把一个人放在心上。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夏/饶雪漫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

(雪漫精选绘本系列)

ISBN 978-7-5354-3912-3

I. 临… II. 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1036号

策 划:刘学明

选题制作:北京雪漫文化

责任编辑:冯 海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韩 捷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1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0千字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雪漫精选绘本系列 05

饶雪漫 著 | 恒兰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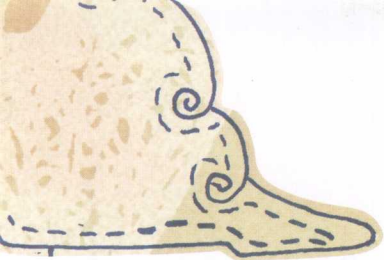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pter1 邻居的吉他 005

Chapter2 当我们重遇 028





Chapter3 秀水街的BAR 043

Chapter4 没完没了的秋天 065

Chapter5 高三症候群 075

Chapter6 白色圣诞节 086

Chapter7 灰姑娘的南瓜马车 098

Chapter8 若即若离 108

Chapter9 未曾猜到的结局 123

附录：饶雪漫的恶搞小剧场 153



我常常沉浸_{在书本中}，
就好像沉浸_{在一个}梦里。

后来我才知道，
所有的青春_{都像}一个梦。





Chapter 1 邻居的吉他



暮夏初秋的午后。

阳光被半合的窗帘切成V字形，淡淡地印在对面的白墙上。

我伏在书桌上看一本亦舒小说《开到荼蘼》。这本书已经被我翻得很旧了，我还记得一年前，当我在书店里终于找到它时博文那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看着我，缓慢地说：“其实，天意，我觉得你还是少看点这样的书会比较好。”

博文与我是那么的不同，他可以将一道在我看来九弯八拐的物理题在一分钟内轻松地解决，却读不懂任何一篇稍稍小资的文章。比如我获得全市中学生创作比赛金奖的那篇散文，他给我的评语就是：“太散了，简直不知所云。”

有一次我逼着他和我一起听一首杨乃文的歌，那是一首我多么喜欢的歌啊：“满天星星在眨眼，他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脸，看着

我的眼，一枚戒指在我眼前，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

我正听得如醉如痴希望他能和我有所共鸣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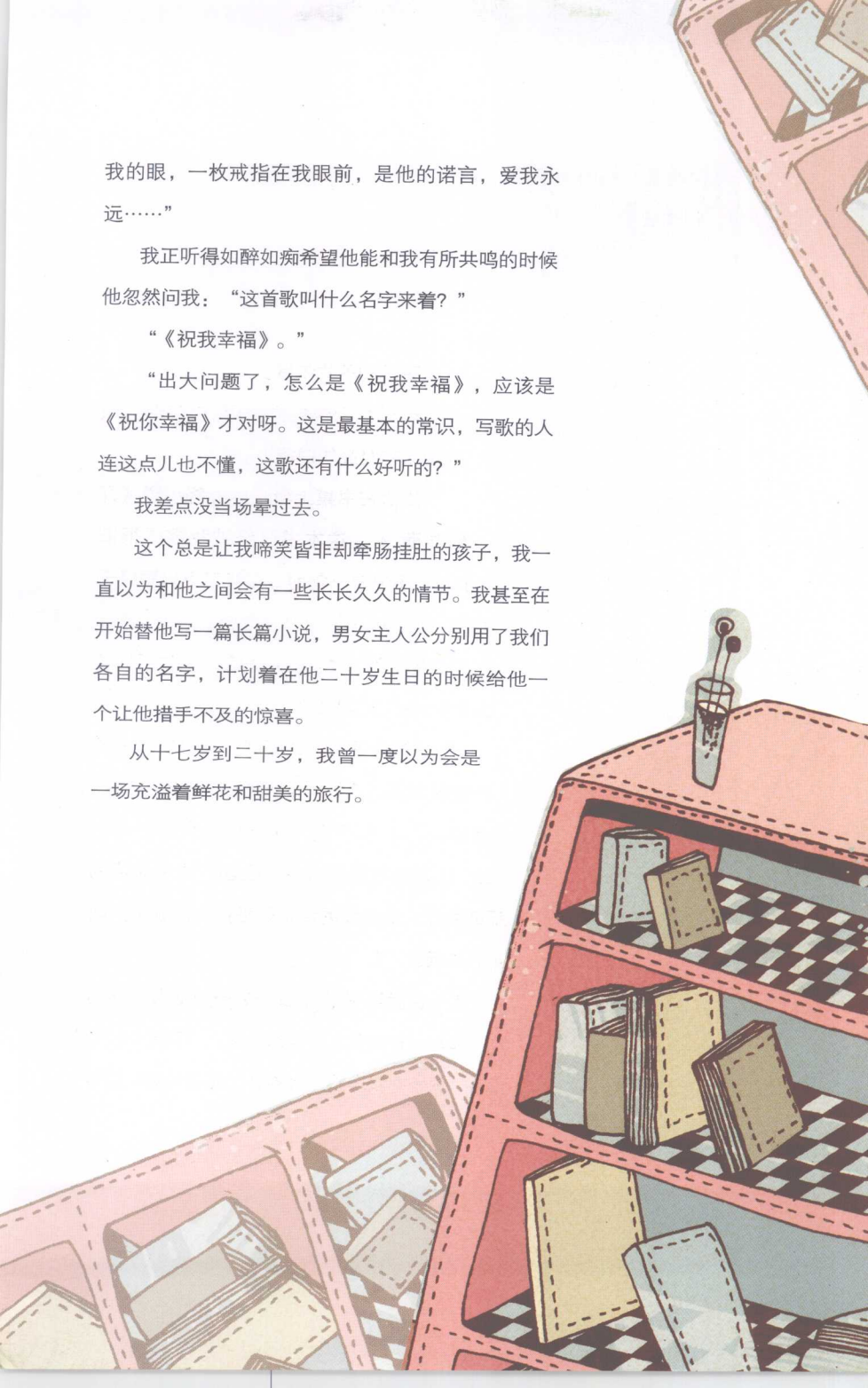
“《祝我幸福》。”

“出大问题了，怎么是《祝我幸福》，应该是《祝你幸福》才对呀。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写歌的人连这点儿也不懂，这歌还有什么好听的？”

我差点没当场晕过去。

这个总是让我啼笑皆非却牵肠挂肚的孩子，我一直以为和他之间会有一些长长久久的情节。我甚至在开始替他写一篇长篇小说，男女主人公分别用了我们各自的名字，计划着在他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给他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惊喜。

从十七岁到二十岁，我曾一度以为会是一场充斥着鲜花和甜美的旅行。



可惜的是，我的小说才写了一个开头博文就离开了我，留洋去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正要进行一场数学考试，结果我交了白卷。我没有办法，我面对考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真的是一道题都做不出来。我那时候恐怕一加一等于多少都已经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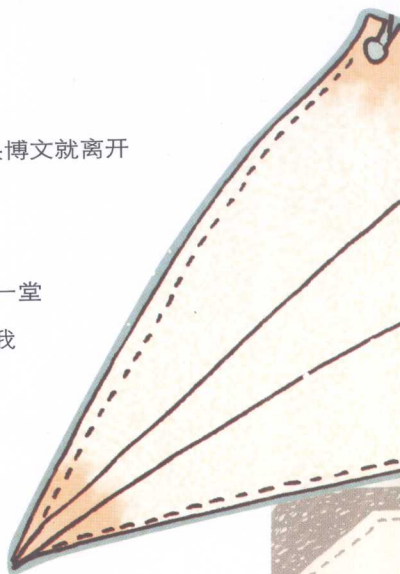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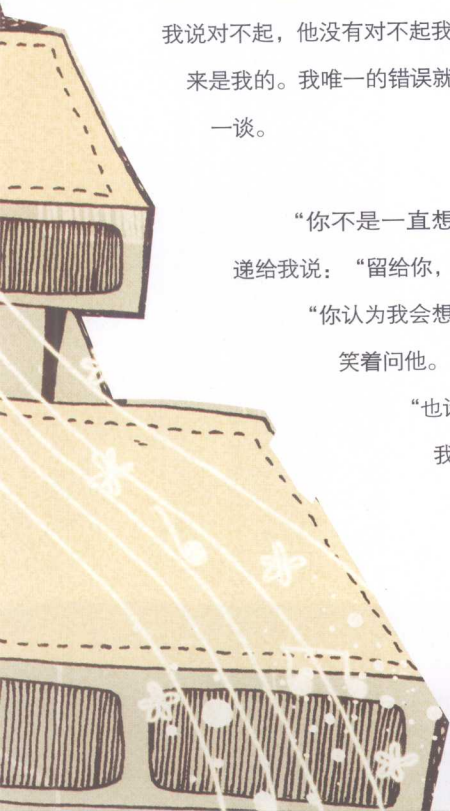
博文在放学后空空荡荡的教室里跟我说对不起。我嘲讽地笑了一下，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他没有对不起我什么，他的将来是他的而我的将来是我的。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曾经将这两份将来愚蠢地混为一谈。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MP3吗？”他把他的MP3递给我说：“留给你，想我的时候就听歌吧。”

“你认为我会想你吗？”我仰起头来，努力地微笑着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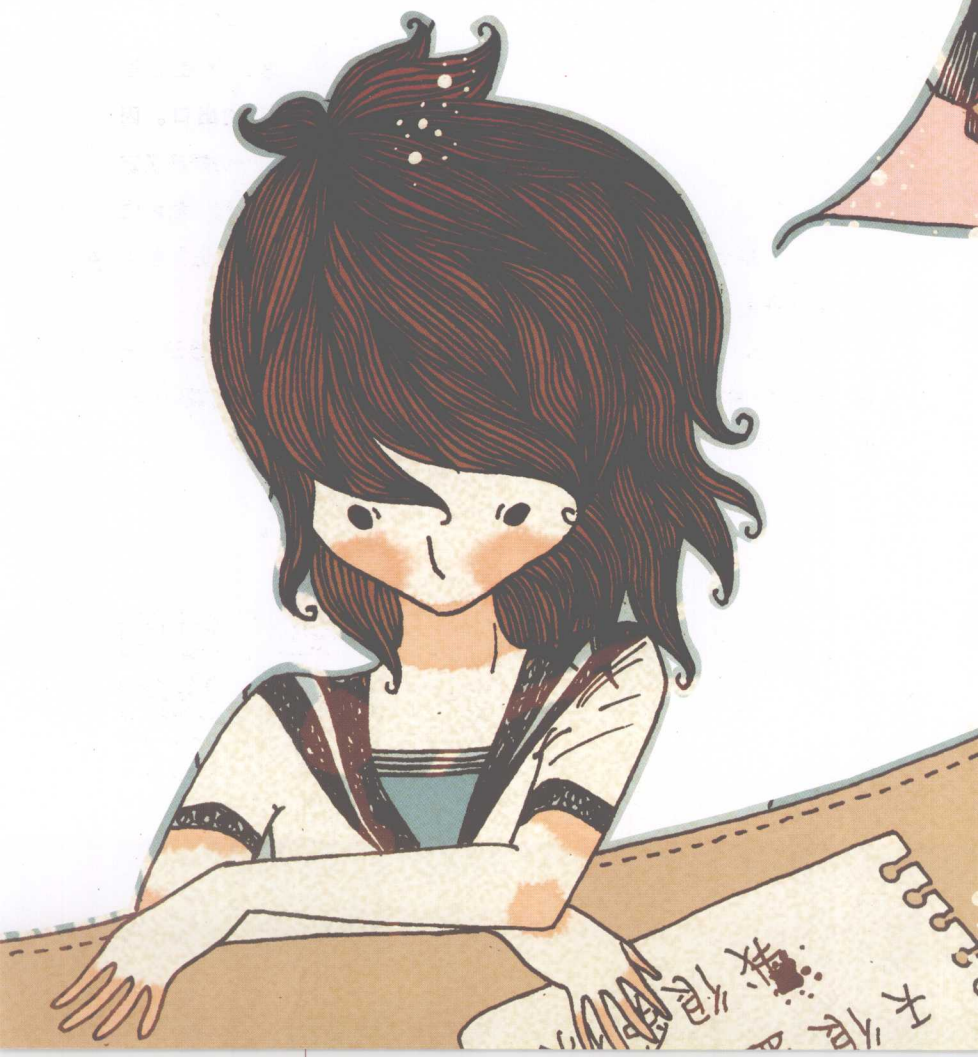
“也许会吧。”他说。

我真想给他一耳光，但是我没有。





我也没有去接他的MP3，而是很有风度地跟他说再见。他走过来拉我一把说：“走吧，我送你回家。”我甩开他说：“不要不要我自己又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叹息说：“天意你真是一个容易让人担心的孩子。”我想说你那么担心我难道就不能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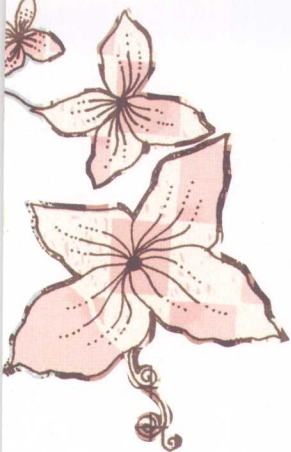


吗？

这话是在心里的，我当然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明白从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成了定局。博文对我也许是善意的隐瞒却让我觉得羞辱。我固执地坐在座位上装作在做作业的样子。听他在我身后粗重的喘息声，听他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先走了。”

我没答话，其实我也说不出一个字来。等到他真正地走了，我的眼泪才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掉在课桌上，发出闷闷的回响，淹没了一行用钢笔写的小小的字，那行字是：“天很蓝，我很爱你。”

泪水模糊了字迹，时间
冲淡了痕迹，我的
悲伤却如化石
般坚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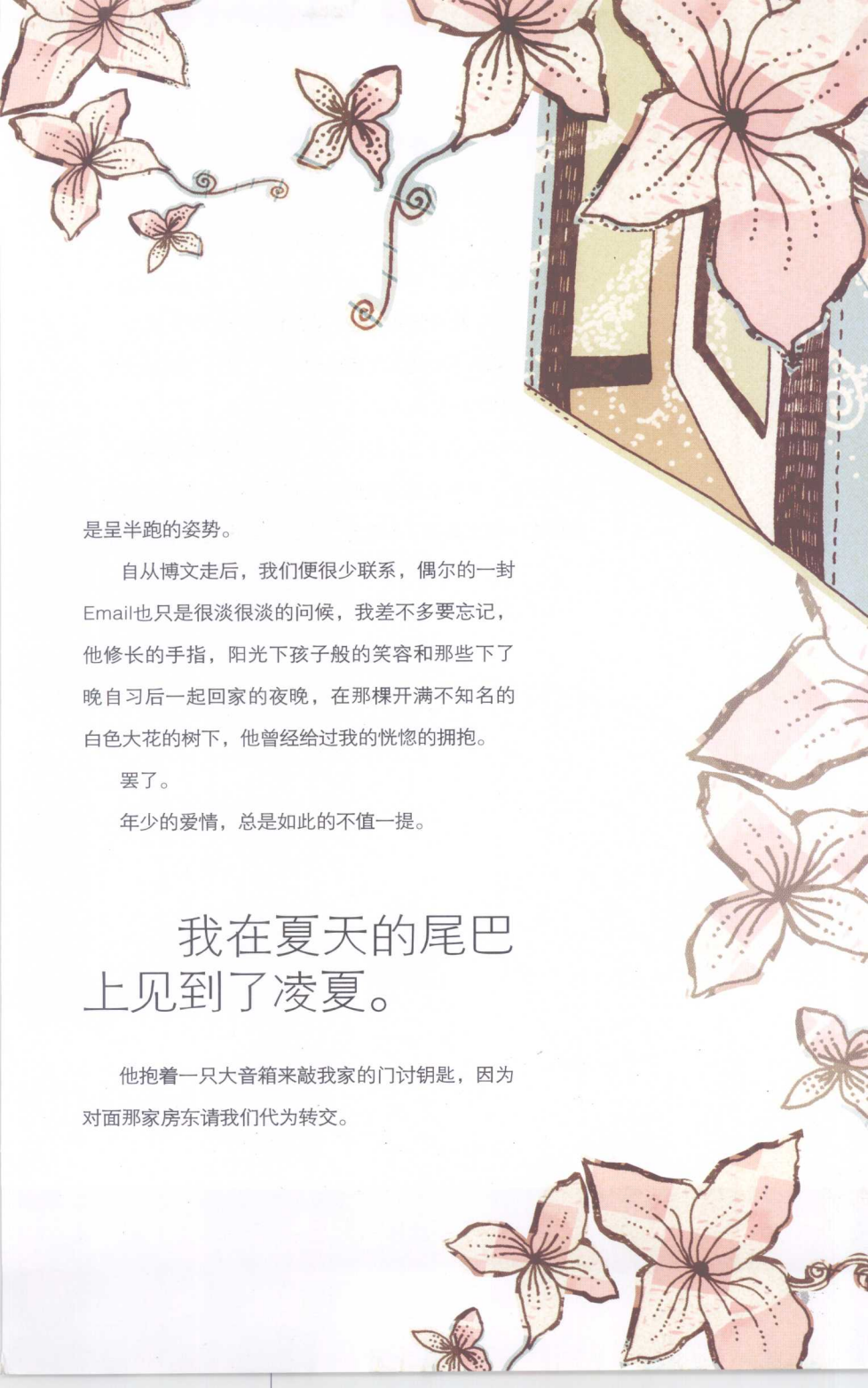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天很蓝的周末的下午，他握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写到“爱”字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停顿了一小下，那种停顿真是一种充满了折磨的幸福呵。

那时晕头晕脑的我哪里会明白，天各一方其实只需要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

博文还是留下了他的MP3，留在了我家的信箱里。只是从此，我再也不喜欢听歌，那个嗜歌如命的夏天意仿佛在一夜之间得了恐歌症，走过音像店的时候，多半





是呈半跑的姿势。

自从博文走后，我们便很少联系，偶尔的一封信Email也只是很淡很淡的问候，我差不多要忘记，他修长的手指，阳光下孩子般的笑容和那些下了晚自习后一起回家的夜晚，在那棵开满不知名的白色大花的树下，他曾经给过我的恍惚的拥抱。

罢了。

年少的爱情，总是如此的不值一提。

我在夏天的尾巴 上见到了凌夏。

他抱着一只大音箱来敲我家的门讨钥匙，因为对面那家房东请我们代为转交。



那音箱太高了，我好不容易才看到他从音箱后面探出来的头。

“等等，叶阿姨说要看看身份证。”我咬着一只苹果对他说。

他笑笑，吃力地从屁股后面把身份证掏出来，的确是凌夏，一个听起来冷冰冰的烂名字。

“临夏？”我看着他，问。

“不是临夏，是凌夏。有后鼻音的啊，傻丫头。”他笑着对我说。

我的脸没来由地发烫，可是那一刻起，我决定以后在心里，都要叫他“临夏”。

临近了夏天，应该会有美丽的故事发生。

我把身份证和那串钥匙递还给他，他接过，转身开了门，再用牙咬住它，推着音箱进去了。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注意到他的牛仔裤，是LEECOOPER，博文很喜欢的品牌。其实博文很多时候比我奢侈，他会花掉所有的压岁钱去买一条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的裤子，如果要送我巧克力，他一定会送我KISS'S。他有他的不凡追求，只是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没能将他看透。

我还曾经遗憾过他不够聪明，现在想起来，傻的是我自己。

不仅傻，而且弱智，才会让“博文”这两个字见缝插针地来侵占我的记忆。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正在对我进行“很快就是高中的最后一年了要拼命哇”之类的劝告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激越的鼓声，然后是电吉他悠长的鸣叫，再接下来是低闷的贝斯声和毫无章法的键盘敲击声。

